

浦城禮書

四朝聞見錄



嘉慶甲戌年

宋葉嗣宗四
朝聞見錄

留香室刊

葉嗣宗先生

南浦詩話

國朝

大清

書

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卷端自署龍泉人而宋詩紀事作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四朝聞見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又載浦城鄉校芝草之瑞一條云慶元間予爲兒時父兄常攜入鄉校觀大成殿有芝二本甚異狀陰陽家以爲鄉校與僧寺相值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土累舉不利于南省遂遷而與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實朝其下是歲芝遂產於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科繼中宏博云云此尤足證紹翁之爲浦人今鄭荔鄉先生列入全閩詩話而浦城舊志轉佚其名是不知龍泉本爲流寓而建安可四朝聞見錄

原序

留香室開雕

統浦城且嗣宗與真文忠公蹤跡甚密龍泉又與浦城接壤或係先爲閩人後乃轉徙鄰邑亦未可知今仍從其朔次之文忠公之後焉

四朝聞見錄目錄

卷一

恭孝儀王大節

潘闓不與先賢祠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學

賜宴滌爵

大臣袂衣見百官

慶元六君子

衛魁廷尉

布衣入館

光堯幸徑山

憲聖擁立

光皇命駕北內

止齋陳氏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胡絃李泳

四朝聞見錄目錄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詞學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獄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陛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榜

三省

南屏興教磨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巖亭

五丈觀音

柳洲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慧

宏詞

文忠答趙履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廬

趙忠定掄才

太學諸生寘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諡法

卷二

四朝聞見錄目錄

二

留香室開雕

高宗駐蹕

武林二則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二則

高宗御書石經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真人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楮券

憲聖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士二則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于湖

真文忠居玉堂二則

甲戌進士

函韓首

胡桃文鶉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四朝聞見錄 目錄

三 留香室開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廬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騎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卷三

褒贈伊川

虎符

逆曦僞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秦檜待金使

真文忠公諡議

悼趙忠定詩

鵝鴿詩

宮鴉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佞胄

景靈行香

王醫

高士

蕭照畫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四

慈明

節度

注腳端明

禿頭防禦

賢良 續三則

高飛六飛航海

韋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詭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頭古

二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留香室開雕

兩朝玉帶之祥

張公九成玉帶

史彌遠玉帶

卷四

寧皇卽位

慶元丞相

考異 五則

慶元黨

考異

文公諡議

覆議

慶元二年戒飭場扈葉翁以下御筆

科舉為黨議發策

嘉泰制詞

卷五

岳侯追封

考異

四朝聞見錄 目錄

五

留香室開雕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田俊邁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罷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二則

給舍繳駁論疏

尙書省榜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胄師旦周筠等本末

韓勢敗笑鑿

閱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優伶戲語

侂胄助邊

韓墩梨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考異

李季章使金詩

淮民糶粟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臺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祕書曲水硯

四朝聞見錄目錄終

四朝聞見錄目錄

六

留香室開雕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四朝聞見錄卷之一

宋葉紹翁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刃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閒關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一

留香室開雕

有九子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不污不苟蓋自敘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按二句是劉禹錫甘棠館詩堯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郎最為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潘閔不與先賢祠

潘閔居錢塘太學前有潘閔巷

原注俗呼為潘郎

閔工唐風歸自

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

一作漁浦風浪急龍山燈火微

之句識者

稱之唯落魄不檢為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下獄捕閔急甚

閔自禿其髮易緇衣持磬出南薰門上怒既息有為閔說上

者曰闔不南走粵則北走胡爾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闔已
再入京敕授四門助教闔以老嬾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敕
命時文法疎簡猶若此未幾論者謂闔終秦黨語多怨望編
置信上至信上勺道旁聖泉題詩村上曰炎天 熱如焚

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泉

幾乎渴殺老參軍

按後村詩

話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清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六月騎驢來到晚幾平渴殺老參軍潘道遠詩也能改齋漫錄云潘閔題資福院石井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詩俱小異○又按宋刻咸淳臨安志引此條潘詩亦脫五字知此書在當時已無善本矣 猶稱記室舊衙

也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譖趙普不行普
相多遜罷故闔終不免嘉定閒臨安守建先賢祠一作於西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二

留香室開雕

湖欲祀闔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闔事見祠記原注進德行而退文

藝先節義而後功名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原注東萊字直是說得書好

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熹亦不敢強解伯恭却

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却是太高

所以不肖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

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

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

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

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厲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厲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曰命猶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載一無載字於我矣真文忠公原注德秀觀考亭之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原注謂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門人劉敞字季

文號靜春與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
自爲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
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
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
擬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旣曰
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汨亂其本原也凡
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
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辨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
酬之頃靜春必與公辨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
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四

留香室閒離

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
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
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
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
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旣曰各有不
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
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
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
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

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關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之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予嘗聞陸象山門人彭原注不記名謂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象山之學雜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風靜春去高弟二字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五

留香室開雕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于夫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

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母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畧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荆棘著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 有自信處

否按文義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學者曰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六

留香室開雕

漢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却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個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謂子曰那學子應得也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賜宴滌爵

賜酒羣臣無滌爵之文孝宗錫宴丙朝丞相王淮涕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時吳公瑤兄弟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滌爵滌爵自淮始

大臣衮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伏暑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至悶絕上亟召醫疾有閒復有詔許百官以衮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為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胄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鱗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畧備原注後至不能嗣韓亦慘矣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于學為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為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為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肖退曰我為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為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為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臺因劾周去復入為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種危公稭蕭公舜咨陳公處絮

齋哀公變 慈湖楊公簡 相與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
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眾周語子曰子可以
披腹呈琅玕矣子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衛魁廷尉

衛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廷唱
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敕授添差州僉幙公卽
入劄廟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平有旨待詔與僉幙正闕
公已赴越任閒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尙貴之吾亦宜
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幙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
然後遇次榜廷唱放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
四朝聞見錄卷一
八
留香室開卷
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爲訝雖
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翱翔于江上六
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
寒暄畢卽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卽直詣
都省門面詰丞相丞相情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
趨公見公既俱史相誅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憲太
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
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語緘副疏以示公公
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卽出北闕
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秩以大闈不復召矣錢召文象

祖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人望身爲大臣顧售韓侂胄螺鈿髹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于公初于猶爲士時公已罷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惟具銜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迂齋樓公昉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閒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迹頗疎于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閭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諒聲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序稱許過于四靈衛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九

留香室開雕

公垂歿乞勿田澗湖一疏真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蘋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駕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祕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見往往至於一無于字屢試而治

不加進于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蘊積既久聲實自彰行誼克修溢于朕聽延見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爲儒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旣入館猶子諱

年方十四歲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子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檜閱其牘審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置象臺能詩文聚徒貶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蘋本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爲言者所列坐廢于家云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對曰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爲龍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十

留香室開牘

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綴憲聖覬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唵之憲聖亦祝曰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肯竟入塑像下如慚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宿齋扉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唵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利旣爲利則必唵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妾爲何事

語似有脫誤

龍山閒

語有脫誤

移天日從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

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聲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然禮文難示于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瑀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曰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十一

留香室開雕

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

原注憲聖

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

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環柱憲聖叱王立

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却見

你言訖泣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爲勸王知憲聖聖意

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

掖王出宮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卽

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卽位於內則市

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

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

旣卽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閒問是誰

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侂胄對知閣門事臣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旣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卽光宗卧內拏璽寧皇之立憲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璩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侂胄陰忌璩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歡劇閉語吳曰官爲成都行乎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然猶偏帥判一作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明似荆襄鄂再判金陵終于外云韓誅趙氏訟寃于朝公之誤子綱亦以公密奏藁進時相疑吳爲韓氏至姻故伸趙而不錄吳云

光皇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上爲夏商末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羣臣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竄上已駕卽薦

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顛竝
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
却上輦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
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門要斫了驢頭傅良遂
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
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嘗
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篋乃謝
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之謝
益感愴聞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爲紀
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奈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
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
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
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
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其衷經義敷暢厥旨
尤長于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
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
不侔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

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一云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未止齋實爲寧王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古

留香室閑雕

在却是好人侂胄對上曰臺諫會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于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亦有贊策功阨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於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臺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真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爲進士第一

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寘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與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寘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集作誰料臺中有異評後集作垂二十年纔入幕隔集作後

三四榜盡登瀛白頭親痛終天訣丹穴雛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愧色只集作自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

詞云劉詩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為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為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子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五

留香室開雕

弟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為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于劉卧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是故謗者亦不怨嘗得方巖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茂潛永嘉之政若干將莫邪新發于硯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墨池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屣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

識次至絃進自敘科第嘗階上遊冀歸裏列忠定愾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絃未調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茹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絃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絃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絃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六

留香室開雕

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垓先請葉學士

原注卽水心胡

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旣爲韓留則力薦絃沐沐遂証忠定爲不軌絃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絃文逼柳柳州沐詩文灑脫晚

一無著

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于媚韓也其積念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聲粟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鏗自敘其事京對鞏者無異于忠定對絃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絃位近時林一作凌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同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

原注省試命題亦然

真宗以厄

言日出試士于廷孫何等不究厥旨賦莫能就遂昧死攀殿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宗不以爲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厄濶也是歲以何爲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于

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始用策先是葉祖洽

夢神人許之爲狀頭惟指庭下竹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爲狀

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爲首竹一束乃策

原注又夢中神

爲設狗肉片爲狀字

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講知上意深喜

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爲說先是制國王

安石嘗賦詩試闈中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

蓋已嫉詞賦之弊後因蘇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

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策

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力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套括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駢儷選蔡京患之又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科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卽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神洪獨不

四朝間見錄

卷一

大

留香室閒雕

記太祖卽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曆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澣之爲廷評明于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爲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追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在持去劉字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卽神臂弓比徐于敘末但畧云亦有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祕書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

事爲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
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劉徐俱黜
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乎尹
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証用史釋音當
以末釋爲証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
黏但用于隔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
論屈之余嘗訪真文忠公席閒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
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謄得貢院草
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
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
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
忠曰莫是徐子儀原注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
般純瑩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
石中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實異等而
末篇贅用周禮巫原注音筮咸爲証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
真本共習此科且同視席文忠已中異等爲玉堂寓直徐三
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真出漕江
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
奉祖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九

留香室開雕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真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卽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余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爲二山矣詳見于下卷

問者

原注其事無關於世固似不必辨蓋太一爲聖駕款謁之所以此資備願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輦大成殿門外降登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像翼翼欽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等閱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說上首肯者再復遷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

養正齋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倅恩典遂力邀駕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敕齋名擗截唯謹恐其復邀駕覬恩也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堂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楹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後因改爲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請斬喬相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旣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云云謂強韃漸與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橫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三文忠

歐陽子諡文忠京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諡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諡歐陽者諡鏜改諡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真文忠初諡也諡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諡諡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于歐陽未嘗比子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諡云鏜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四朝聞見錄卷一
命妓飲于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閒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卽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咎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

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贖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僅有司咎撈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寔亮父于州圍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于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埒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羅樞密黥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屐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源注亮字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岸諸生以武策擢第爲人輕財好俠未第時

以言語爲韓氏所貶寘建寧園土中投啓建守傅公伯誠一作

誠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原注伯珍大異復寘園

王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爲

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

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欲相謀岳

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

持牘奏寧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

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

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

死于東市岳倜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五

留香室開雕

齋史不問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爲太守朝辭寧皇劉有疣疾

偃僕扶陛檻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無君可議

遠竄韓爲上前解救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

謝檜斬臣以謝陛下原注奏高宗震怒以爲許特欲正典刑

諫者以陳東啓上上怒爲霽遂貶胡儋耳胡之州里競傳公

以誅死獨有一卜者謂公命當階政府必不死又揭榜通衢

以驗他日人皆目爲狂生先是敵入中原朝廷議割四鎮不
決敵騎奄至欽宗亟引從臣入內問計倫遂竄名綴從臣人
直前乞上早戒嚴上驚問曰爾爲誰倫對上以臣乃咸平宰
相王旦孫上知爲旦孫故寔不問忠肅劉公珙以其才薦之
高宗故用以奉使銓疾其從敵人貶號之議故請斬之非疾
和議也胡公南歸孝宗嘉歎置之經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

公封

事未達金廷間者募以千金及金得副本爲之動色益知本
朝之有人由是和議堅矣

按此條諸本俱
缺二十一字

請斬趙忠定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五

留香室開雕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
媚韓也忠定之事旣白後溪劉左史

一作
司

光祖適帥荆襄辟

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
危公積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云今聞其弟之當來
欲使爲寮而並處念交游之讎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
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
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權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
然水中之螭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
竊謂父子之間寧閒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
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

如斯在公焉用劉公得崇模機愕真凡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金字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繡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歎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之于一字門云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既賦寒碧之句吳說能草聖行書尤妙嘗書坡句于寺

四朝聞見錄 卷一 美 留香室開離

之鬆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留玩者數日復命還賜本寺說字畫遭際聖君如此

夏執中扁勝

今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寺原注後贈賢妃泉自鳳

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

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爲夏國舅偶至寺中謂于

湖所書未工遂以已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

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駕一無駕字再幸見于湖之扁已

去所易者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

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原注今復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重修都臺既成旨許士民入視凡三日驪塘危公稔時
爲祕書約予俱入既出則問客曰凡聽治皆南面惟都臺則
宰相坐東而參樞皆西面此何與也坐客有言太宗嘗爲中
書令既已廟坐後人遂不敢專席者又謂三省舊在內中不
敢上擬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坐則參樞不宜列坐者危公以
其無據出于臆說不大釋然余年最早公視余曰賢良獨不
聞一作言乎予謝其問而對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
事南面餘官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爲據危公謂予曰予得之
矣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南屏興教磨崖

原註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按軒疑對字之誤

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公書新圖
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
尚其于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
之也今南屏遂爲焚櫬之場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二觀音

孝宗卽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實于天竺寺觀音道場明
年御製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之宗明照
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卽應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巖亭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

梅一有巖字亭曰謁款泰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巖石幽

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巖云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

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

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霽霞修原注今上嫌諱案當作筠字冰豔

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

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

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

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石

五丈觀音

四朝聞見錄

卷一

天

留香室開雕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蓋建隆元年秋也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偕憲聖嘗幸觀音所憲聖歸卽製金縷衣以賜之及挂體僅至其半憲聖遂遣使相其體再製衣以賜

柳洲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舜重塑五

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像一模陳自強

像一模師舜一作蘇師旦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舜一作者惟師旦

於疏中及師舜一作師旦自貌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

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

然師異一作師旦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卽景祐中尙書兵部郎張公夏也原注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

祠典作工部員外俗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

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

里以防江湖之害旣成州人感夏之功慶厯中立廟于隄上

嘉祐 年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

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

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

湖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慨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詆

四朝聞見錄

卷一

无

留香室開雕

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真
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功
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
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尙得生名之智歟謂之神乎
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貺所築今
顧諉之錢王則尤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紹興三十二年從

張子益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歿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仍于

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輜將渡會稽上聖孝出于天性預恐風濤爲孽
遙于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篤御旣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
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
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
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
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
烈威顯王蓋于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爲士時已耽釋學嘗與妙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喜往來然不過爲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檜旣竄斥
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爲卒
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復居徑山有勸
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憐而敬之寵眷尤厚賜金
鉢一作鉢
似誤袈裟輿前用青蓋賜號大慧言者列其寵遇太過
高宗旣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間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駕
幸越二年始建龍遊閣

宏詞

嘉定閒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
羣試
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冰心先生著爲進卷外

龔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與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
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
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
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
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
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于舉朝廷高爵
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
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
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閒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視詞科
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真公亦素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一作青之說以先生之文
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
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
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
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烏几几爰新百揆之
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
諶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庶既富之
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
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
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

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既入劄廟堂
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文忠答趙履常

文忠真公嘗與趙公汝談

一作汝愚

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

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答以公爲宗臣

一作國

固當

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

一作論

之臣爾趙公自失子

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

得田君睨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

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

是論得个皮膚如劉靜春却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年然後却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
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
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昆命于元龜

按此事載齊東野語第十六卷較此尤詳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

史彌遠

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

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卽束裝奏疏謂皇帝拜董賢

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

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

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
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
謂臣嘗詞科放思一作臣嘗學詞科于思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
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
敢再辯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于文
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屏晚來相對
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
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
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
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爲胡公特
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
所造本以寘其父之櫬塋畢因以爲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
後亭歸於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
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
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
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
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

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叩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績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于此

洪景盧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五

留香室開雕

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肯閒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

原注時洪爲知制誥

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

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歸番陽與兄丞相适酬唱觴詠于

林壑甚適偶得史氏瓊花種之別墅名曰瓊野

野疑

樓曰瓊

樓圃曰瓊圃史氏欲祈公異姓恩澤不從史氏遂訐公以瓊瑤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詣臺訴事因爲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小人卽毀之至不復遷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掄才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榷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間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予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幙爲元僚有雋聲而誠實出于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寘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倏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離

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皂絹爲短簷縷如都下賣冰水一無水字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爲首犯禁

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聞者勿受謁諸生至詣闕訴覃章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于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舜旣因橫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自上諸生計旣屈遂治任盡出太

學寘綾卷于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
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
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
兩學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慈明啓于上上卽
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一無事字免覃所居官仍爲農
卿諸生奉詔唯唯一作唯謹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
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
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
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余觀諸郡庠
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于太學云覃于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

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阜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
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阜繳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
指揮以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阜蓋而諸生猶故用
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于處置矣時卽有輕薄
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阜且從權
中原多少黃羅繳何不多多出賞錢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
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說經義
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

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酒過

臣寮論列鄭節使與裔使酒尙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
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髣髴與裔戚里朕向在東
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爲使
酒也言者慚懼而退隨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
客以今余大參父

原注不
記名

能四六爲薦者越王召見試以表

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語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

非越王不揜

一作
沒

人善之意也

原注或云與日
申公意表同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間居郊外

一作
微行

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

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

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

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先所進紙批繕

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

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

于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贗押來脫

吾錢吾常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真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手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閒因簽押支用厯既簽押司帑者乘閒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子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誇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子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四朝聞見錄

卷一

三

留香室開

朱趙諡法

原匡忠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丞相集爲自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

一無大字

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于諡法有愍字趙忠定

當諡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愍之一字實不忍聞遂易諡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諡文正

按丁集初諡文忠此考功劉云文正或傳寫之誤

公彌正覆諡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諡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諡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諡自周元公以下俱用

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四朝聞見錄卷一終

